

江津不寂寞

史良高

一直以为，陈独秀先生的晚年是寂寞的。在鹤山坪的石墙院逗留半日之后，我的想法改变了。

鹤山坪距江津实在有点远。半天时间，车子还在山道上缠来绕去。望着窗外的一片片花椒林，一路念叨着先生当年是如何才能出山——步行？坐滑竿？还是骑着小毛驴？

不过，石墙院倒是一处不错的选择。青山村舍相拥，绿树修篁掩映。那方爬满青苔的清代围墙，巍然，森严，将嘈杂的纷争与刀枪剑戟一概挡在了墙外。如此幽静安谧的处所定是先生所爱。从青年开始投身革命，一生轰轰烈烈，曲折坎坷，大起大落，八次被通缉，四次陷囹圄。一位刚走出牢笼的花甲老人，拖着一身的病痛，也该有个僻静的地方歇歇了。

可是，先生哪里又安歇得了呢？日本人的飞机隔三差五地在鹤山坪上空盘旋，硝烟四起，民不聊生。就在那间斗室，在那张摇摇晃晃只有两屉的破旧木桌上，在那盏昏暗的油灯前，处江湖之远的先生又抱病开始反思苏俄，反思共产国际，反思民主政治建设经验教训，挥毫写下了《被压迫民族之前途》《战后世界大势之轮廓》《再论世界大势》《我的根本意见》《给西流的信》《给连根的信》《给Y的信》《给S和H的信》等，为中华民族的命运呕心沥血，为反法西斯和抗战，发出了一声声振聋发聩的呐喊。

住进石墙院，先生就想一门心思埋头做自己的学问，撰述文字语言音韵学专著《小学识字教本》，同时，帮助房东老杨家整理祖上遗留的几部书稿。然而，先生入住石墙院不久，一拨一拨有头有脸的人就接踵而至，有来自江津县城，有来自陪都重庆，还有更遥远的地方。他们不是骑马，就是坐轿而来——

江津的县太爷来了。他是仰慕先生的名气和人品，拜会先生。

邓仲纯来了。他是先生的安庆老乡，早年，曾和先生一起留学东瀛。他来石墙院，是专门给先生瞧病，当然，也陪先生刮刮白。

邓蟾秋、邓燮康叔侄来了。他们是江津的名门望族。邓燮康毕业上海复旦，五四期间深受《新青年》影响，对先生仰慕莫名。叔侄二人开明豁达，尤喜公益事业，先后在重庆捐资创办“蟾秋图书馆”，在江津兴办聚奎中学，对先生解囊颇多。

好友朱蕴山来了，拎着几只大肥鸭。他是看到先生的诗作“贯休人蜀唯瓶钵，久病山居生事微。岁暮家家足豚鸭，老馋独羨武荣碑”，寻踪觅迹来探望先生。

戴笠和胡宗南来了。他们提着茅台，带着礼品，一再申明是受“校长”之托来看望先生。其实，是来讨要先生对中共的不满，策划一曲反延安的宣传。面对来者的“小九九”，先生淡淡一笑，明确表示，自己逃难入川，虽国事萦怀，但不问政治，也不曾有任何政治活动。

但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，请二位务必转告中正先生，好白为之。

分别多年的老朋友包惠僧，专程来到鹤山坪。先生心情大好，忙叫夫人到乡场沽酒割肉。二人临风把盏，相叙甚欢。

北大弟子也隔三差五来拜望老师。教书先生何之瑜来了，他是受北大同学会之托时常来照料先生，并送来北大同学会接济先生的一点碎银子。爱国青年许德珩来了，并留诗纪事：“得知陈独秀，养病在江津。船行到白沙，过此都停轮。便道去探望，探望此老人……”

……

此前，有人曾诚邀先生当劳动部长，有人劝他再组织一个共产党，也有人想请他寓美写自传，都遭先生一一拒绝。还有人想拉他当议员，先生怒发冲冠，说：“蒋介石杀了我许多同志，还杀了我两个儿子，我和他不共戴天！”

这位曾经的“领袖人物”，却和当地的百姓打得非常火热。当地中学请他演讲，他欣然前往，勉励学生胸怀大志，为民族振兴发奋图强。在婚宴宴席上，他和山民一起推杯换盏，嘻嘻哈哈闹洞房，并即席赋诗：“老少不分都一般，大家嬉笑赋关关。花如解语应嗤蛾，人到白头转厚颜。”附近村民在双石场开片茶馆，因生意清冷而讨教先生。先生让他举行一个开业典礼，邀请四方亲朋免费品茶一天。先生不仅亲临捧场，还赠送书法条幅，小店生意自此红火起来。每年腊月，他都高兴地挥毫泼墨为山里人写春联，朴实敦厚的山民无以报答，东家送一块烟熏腊肉、一碗醪糟，西家送一坨元宵面、一背篓红苕……

先生晚年还收获一份珍贵难得的爱。潘兰珍，这个小先生29岁的烟草公司工人，与先生同床共枕两年多竟不知道“老头子”是大名鼎鼎的陈独秀。不知道他就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，新文化运动的旗手，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，一颗叱咤风云的“东方文曲星”！从上海的贫民窟，到南京的老虎桥，再到江津，颠沛流离，居无定所，不离不弃，相濡以沫，一直陪伴着穷困潦倒、贫病交加的先生。为了柴米油盐和高昂的药费，她不惜当掉自己的戒指耳环，还偷偷当掉柏文蔚送给先生的灰鼠皮袍。很多时候，他们一起在房前屋后担水浇园，种瓜种豆。当先生“两耳轰鸣”、“血压又涨”、“头昏眼花”时，她或侍奉汤药，或挽着先生的手，漫步在石墙院外的竹林步道上，给先生传递着夕阳下的脉脉温情……

在鹤山坪，据说有人至今还藏有先生墨宝，那是李白的《山中问答》：“问余何意栖碧山，笑而不答心自闲。桃花流水窅然去，别有天地非人间。”而在他的卧室，我看到的则是一副先生自撰的篆书对联：“行无愧怍心常坦，身处艰难气若虹”。把这两幅作品合起来看，是否可以说是先生当时的心境写照呢？



李苦禅作

画眉

许静

我还是七八岁小女孩的时候，就觉得大院里张叔叔的老婆最漂亮，孩子们都叫她倩姨。每每从她身边走过，清甜的香风如波起伏，我深吮微醺，以为倩姨就是香妃娘娘的化身，眼睛总是追随着她的身影，似蝴蝶缠绕。

星期天，我和几个孩子在院子里跳皮筋，听见张叔叔家里传来吵架声，接着有“砰砰”的器物摔打声，随即张叔叔满面怒容摔门而出，倩姨脸色苍白，头发蓬乱地哭着追出来。不止这些，我还感觉倩姨那个地方不对劲，反正今天倩姨不如平日好看，细瞧方见，原来她眉毛短了一大截，也疏松了。回家后我对妈妈说，今天倩姨眉毛掉了，张叔叔就和她吵架了。妈妈说，小孩子家别胡说。

第二天，上学路上正好碰见倩姨和张叔叔有说有笑地拉着手上班去，我主动打了招呼，特意注意倩姨的脸，发现倩姨又和以前一样漂亮了。咦，奇怪，眉毛又长出来了。心想？难怪张叔叔和她好了呢。

路上我侧盯着倩姨不松眼，倩姨凝神地用手摸脸，笑着问我：“呵，阿姨脸上怎么啦？”

“咦，阿姨，你眉毛怎么一夜就长起来啦？昨天不是掉了吗？”

“小坏静静，原来是好奇这个啊，阿姨眉毛每天都是画的啊。”

“用什么画的啊？是毛笔吗？”我心想，原来是笔把你画漂亮的啊！

“阿姨用眉笔画的，下次阿姨送支给你玩玩。”倩姨看着我浅笑。

我诧异不已，没想到一支眉笔会有这么大的神奇，简直就是马良神笔。

转天，我在院子里玩，倩姨招我过去。到跟前，她递给我一支笔。

“嘻嘻，这和铅笔差不多啊。”

“小妖精，里面芯子不一样的，送给你玩玩，不能在脸上瞎画啊。”

“谢谢倩姨。”我怀揣宝贝般离开。

我也不和小朋友玩了，立马赶回家，用刨笔刀把眉笔刨好，插上自己的房门。

我喜滋滋站在镜子前，却紧张地对镜张望里面稚嫩的脸蛋，小手

握着眉笔如握一把剑，锋影掠过，只电光火石的功夫，我那淡而修长的眉毛就爬上了两条痛苦状的蚯蚓。

还没来得及自我欣赏，妈妈从外面回来，我惊慌地扔下眉笔直奔卫生间的洗脸盆，把脸埋在里面，用手重重地搓洗，像要把刚才的恐慌尽数洗尽。妈妈很快就发现我的小腿有黛青色猫爪般的痕迹。

我不会撒谎，如实招供。

妈妈赞赏我的诚实，温和地把我拉到镜子前，用毛巾把我脸揩净，并捋了捋我的眉毛。

“小静，你看自己的眉毛多好，似淡且修长，很干净的样子，不用画它。”

我以为妈妈不舍得花钱，就急忙说：“是倩姨给的眉笔。”

“哦，我知道了，你喜欢倩姨，可以把眉笔留作纪念嘛。”

“妈妈，倩姨的眉笔很神奇的，她的漂亮就是画出来的。”

“倩姨眉毛好看是因为她描画得恰倒好处。记住妈妈对你说的，你长大了也不用画眉。你的眉毛淡一份嫌轻，浓一份便惊，都不及那种自然的淡定。”

我不懂什么是淡定。

与眉笔偷欢的喜悦因了短暂，便似婆娑的月影，长久的明炫。从此所有关于美丽的梦想，在一个小孩心里都玄为一支眉笔，仿佛游弋水中，不甘上岸。

据说倩姨夫妇后来回到了家乡上海。倩姨送我的那支眉笔日久终因几易挪动，下落不明。梦里，那份对眉笔不能忘却的记忆，与倩姨淡淡的香味却萦绕着，久久不能散去。

上班后，我由于工作性质的缘故素面朝天居多，但因年少时对脂粉香气的记忆，欣然为自己买下了一套化妆盒。闲暇时，端坐镜前，纤手游移，粉黛略施，描眉入鬓，似旧时的戏子。擦掉眉妆，面容姣好、干净。想起年少的幼稚，不禁莞尔。

好朋友对我说女孩子的眉毛要眉线修长，眉梢微扬。把镜端详，自己便是。便又想起妈妈那番话。

我恍然间明白，介于浓淡之间的那份淡定，就是最美的自己。